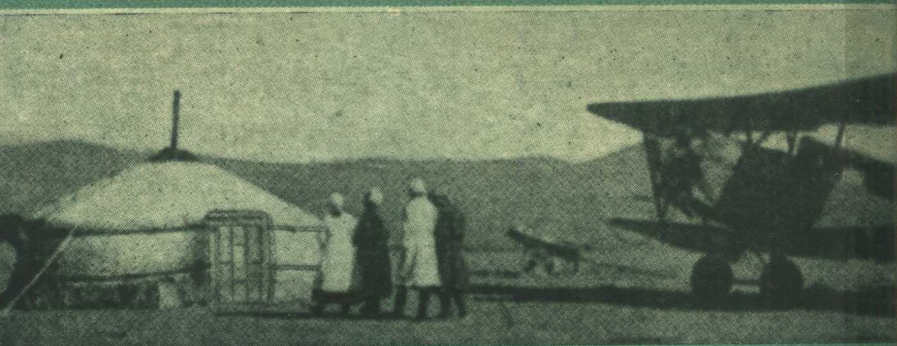


我們的學校

洛德依當巴著



我們的學校

洛德依當巴著

版社

82.0(3)

我們的學校

蒙古 洛德依當巴著

諾爾博 陳乃雄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我們的學校

洛德依当巴著

諾爾博 陳乃雄譯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217) 字數：56千

開本 31"×43" $\frac{1}{32}$ 印張 3 $\frac{1}{4}$ 插頁 2

一九五五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01—13000

定價 6) 0.35 元

Ч. ЛОДОЙДАМБА
МАНАЙ СУРГУУЛИЙНХАН

УЛСЫН ХЭВЛЭХ ҮЙЛДВЭР,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52

825(88)
3727



作 者 像

爲紀念把一生貢獻給人民
教育事業的哥哥
森格道爾基和
弟弟西特爾而作

中譯本序

我這本渺小不足道的中篇小說將用具有悠久的、燦爛的文化傳統的偉大中國文字翻譯出來，將被正在建設自己幸福生活的偉大中國人民所閱讀，這對我來說，實在是莫大的榮幸。

雖然我這本中篇小說寫的是很久以前的一樁真事，但是在藝術手法上是有缺點的。我的作品被譯成中文了，這喜悅督促我以後要多寫，要更勤勉更認真地寫。謹向本書的譯者和出版者同志們致以衷心的祝賀和感謝。

洛德依当巴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日北京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日，星期六，這是在我國夏季裏常常能夠遇到的一個平凡的日子。

高空中，一片片的白雲，好像一朵朵的棉花，扔在平鋪着的淺藍鱗緞上一樣。它在不斷地移動、散開、消失，變得無影無蹤；使柔軟的天鵝絨色的清澈的天空，顯得愈加美麗了。

在這一一個平凡的、美麗的日子，我遇到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今天將是杜爾瑪與我兩人生活中最寶貴的日子。我們倆很早就已相識，最近五年來我們的感情更加濃厚，時常談起結婚的問題。今年我從蘇聯學習歸國，擔任了大學的教職。杜爾瑪是兩年前在大學畢業的，她在鄉村中工作了一個時期，現在在城裏工作。

就這樣，現在要舉行婚禮了。兩天之前，我們到公民婚姻事務處去登記。在那邊工作的我的朋友伊德勒，辦完了公事，笑着說：「我早就爲你不娶老婆在發愁。確實應當這樣了。」

這話也对。我現在三十三歲了，因此有些人，尤其是經常在一起玩笑的人們，很自然的就談起这件事情。那又算什麼呢？我既然已經決定今天舉行婚禮，那就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罷了。

我的对象約定上午九點鐘來，但現在已經將近下午一點鐘了，她却還沒有來。

假如在杜爾瑪還沒有來到之前，客人就來了，那怎麼辦呢？已經把舉行婚禮的消息傳出去了，可是客人們來的時候，却只有我一個人站着，那該多麼難堪呀！我一想起來就覺得又害羞，又害怕。

而且，真倒霉！我弟弟答应過和他愛人一起來招待客人的，也還沒有來。

本來也可以出去找一找杜爾瑪，但已經邀請的來參加婚禮的客人快來了，而我却出去尋找即將成爲我妻子的新娘來，這未免太笑話了，所以也就沒有去。

我不知如何是好，就試着把桌上的酒看用各種樣式擺列起來。

然後，我就在房間裏踱來踱去。我的情緒非常激動，而且愈來愈厲害。我沒有辦法，就倚立在窗口，向街道觀望。街道上，乘汽車的、騎馬的、徒步的人羣不斷地來來往往，街道兩旁，宏偉的白色建築物在陽光下顯得格外鮮明，照射在窗戶上的陽光就像噴射着的火焰一樣向四周放射出金色的光芒。

一個抱着小孩的女人站在三層樓的露台上，注視着周圍的一切，她吻了吻孩子，好像在他解釋什麼。

我从窗前那棵枝葉濃密的白楊樹的縫隙中偷望着她們。白楊樹的葉子輕輕地在微風中搖動，她們母子兩人就像開放在濃密枝葉中的花朵一樣。

我看了看正在笑着、快樂而且相愛的母子倆，自己也感染到了她們的和平與幸福。

不久，我的杜爾瑪也會這樣抱着自己的孩子一同玩樂了；她也將帶上『母親』這樣一個包涵着生活、創造、幸福以及美好的一切的尊貴稱號了。母親是人類生活中最崇高的美好的融合。

門响了，我以為是杜爾瑪來了，那激動着的心情頓時平靜下來。我迅速地鑽入桌下，躲藏起來。

但是，不是杜爾瑪，却是我的弟弟和他的愛人進來了。他們拿着些孩子的玩具和小包，看見我像一隻在清晨的陽光下猶豫地探頭出穴的旱獺那樣從桌子下面鑽出來，也並不以為奇，却用驚疑的目光注視着擺設好了的桌子。

『哥哥，今天還仍舊舉行婚禮嗎？』他這樣奇怪地問，還驚訝地看着我微笑。這使我冒起火來。

「你們爲什麼不按約定的時間來呢？」我冷笑着威脅似地問道。他們倆驚奇地彼此面面相覷。

「杜爾瑪不是到鄉下去了嗎？」弟媳用這句話來搪塞我的問題。

是不是她想掩飾他們的晚到呢？但看起來却絲毫沒有這種表情，反倒顯出一種驚訝而又後悔的樣子。因此我吃驚地問：

「什麼，誰說的？」

「就是那位和杜爾瑪一起工作的托格司說的，說她到南戈壁省去給一個患重病的人動手術去了。因此，我們以爲你們的婚禮今天不舉行了，就到合作社去給孩子買了些玩具和麵包。」我弟弟說完，用驚疑的眼光輪流地看看他的妻子和我，以及擺好了的桌子。

在他倆的態度中，一點也看不出想要欺詐我的樣子，却顯示出一種完全絕望於一個無法解釋的謎語中，得不到一點頭緒的人的那種驚疑的表情。我不知道要說些什麼，該做些什麼，就像輸定了的棋局中的將那樣絕望地發着愣。

在這種情況下怎麼會有不發愣，不疑慮的人呢？五點鐘客人們就要來，六點鐘就要舉行婚禮了，而婚禮的主要人物之一却到南戈壁省去了，這成什麼話呢？敬愛的讀者，你們倒想一想，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曾經有過這樣的人已經約定了舉行婚禮，所有

東西全都準備好了，客人們也請了，却連通知也不通知一聲，就忽然悄悄地跑到遠方去了呢？

相識了一天，或者一個星期以後，就變得如膠似漆、形影不離，中間甚至連容一枚針的間隔都沒有，說是我倆从心靈的深处互敬互愛，決定結爲永遠的伴侶，就跑到婚姻事務處去登記同居了；但是幾個月以後，或者過了幾年以後，又到婚姻事務處去，連臉也不紅一紅，眼也不眨一眨地說：『我們兩人之間無論如何也合不來了，除了離婚之外沒有別的办法。』像這樣的人是有的。

對这种人說來，还不如乾脆不要結婚來得好些。

但是我相信杜爾瑪不是懷着那种拿別人的生活和自己開玩笑的卑劣的思想渣滓的人，也不是這種沒有人性的動物；所以我才決定把我的生活和杜爾瑪的生活結合起來，與她舉行我一生中只能逢到一次的寶貴的慶典——婚禮。

雖然是那樣，她不來却又怎能不使我激動呢。事實上，也正因爲我這樣相信、這樣思想，所以才激動。

看一看牆上掛着的時鐘，已經將近三點了。我想這鐘一定壞了：走得這麼快，剛剛還只一點鐘哪。我這樣想着，又看了看自己的手錶，正是三點鐘。我嘆了口氣，看看那

兩位，他們倆一動也不動仍舊那麼站着。

杜爾瑪爲什麼不對我說一声呢？不要真像『經不起誇獎的娘兒們』一樣發生了什麼事了吧。假如早些告訴了我的話，我還來得及通知被邀請的客人。這是何等奇怪的事情啊！我正狐疑地想着的時候，電話叮叮地响了。我迅速地跑去拿起耳机，但仍舊不是杜爾瑪，而是一個洪亮的粗嗓子的男人。

「請您原諒，我因爲把抄下來的您的電話號碼遺失了，而且又不知道您的住址，心裏很着急，不能把杜爾瑪委託我立刻告訴您的事情早些告訴您，請原諒。杜爾瑪爲了要給人動手術，前天夜裏忽然去南戈壁省了。據說她本來是要告訴您的，但沒有遇見您。您也知道，要从死亡下急救一個人的性命是一分鐘也不能遲延的。我想起了您曾經在文章裏寫過：『醫生們的工作是以秒鐘爲單位來決定勝敗的重要戰鬥。』我想我對了您那文章裏的主要意思了吧。所以杜爾瑪十分匆忙地走了，她讓我一定要告訴您，但是您的電話號碼……什麼！好，好……』聲音斷了。『……請您等一下……好，我就去……對不起，這裏有一樁重要的工作。』說罷，我沒來得及發問，就清楚地聽得他搭的一声把耳机掛了。

那人把電話掛了以後，我還用尽力氣再三地叫：「喂！喂！」但是聽不到回答。

我有許多事情想問，但是一樣也不能問。我拿着耳机呆立了一会，沒有辦法，只得把它放回原處。

我渾身滲出汗來，襯衣的領子把我的喉嚨扣得緊緊的，我把領子的紐扣解了，揩擦了一下前額，上一滴一滴冒出來的冷汗。

房間內除了時鐘勻稱的滴答聲和我們呼吸的聲音之外，沒有其他別的聲音。我的心情却是大風暴前那種外表上平安無事而內心中奔騰着澎湃着的暴躁的狀態。

等待着我說話的弟弟再也忍耐不住了，就問：

「哥哥，到底怎麼樣呀？」

「什麼？嗨，你們倆爲什麼像石碑似的站着不動呀！」我雖然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却用厭煩的聲調這樣說。

「她要來了嗎？好，準備起來吧！」弟媳興奮地說，幾乎要拍起手來。

我的弟弟沒有作聲，砰的一下把手裏拿着的玩具放在桌上。

他們把我用厭煩的聲調所說的抑鬱的話「你們倆爲什麼像石碑似的站着不動呀」了解成「婚禮是要舉行的，杜爾瑪是要來的，你們倆爲什麼光站着不做事呢？」因此當我看到他們倆那種好像小孩看見了玩具似的高興的樣子時，倒有些不由自主地憐恤起他

們來了。

「稍爲等一等看，那人還有話要講。」我說，就把電話中听到的全部事情告訴了他們。

我的弟媳給我倒了滿滿一碗涼茶，我一下把它喝了，把空碗交還給她，像匹老弱的駱駝，一下子坐倒在軟墊的椅子上。

我們三個人就這樣面對面地相互看着，好像是在猜測誰在想着些什麼似的，什麼也不談，坐了許久。有時候也偶爾斜視一下桌上那架毫無動靜的電話机。

電話机又叮叮的響了起來，打破了我們三個人的沉寂。我們三個人同時衝了過去。我拿起了耳机。

「喂，您等了我很久了。請別見怪。杜爾瑪讓我告訴您她一定來……」我想快一些把我要問的事情問他，就打斷了他的話：

「沒有去南戈壁麼？」我問。

「是啊，祝賀您組織幸福的小家庭。美滿的家庭是國家社會最重要的問題，所以我想我們都应当分享您的快樂。」

「好吧，那也沒有什麼。」

「杜爾瑪說了，請你們準備好一切，等待着歡迎客人們……」

「今天來得及嗎？」我又打斷了他的話頭，叫嚷着問。

那人好像笑了起來，說：「怎麼會來不及呢，又不是乘牛車去的。」他清了清嗓子接着說：「杜爾瑪今天一定要來的。」

我就希望他這樣說，所以听了這話很是相信，而且也興奮起來了。

「敬請光臨！」我說。

「謝謝，杜爾瑪也邀請過我了。我等杜爾瑪回來之後和她一起來。不過請您原諒我耽誤了重要的消息。」

「沒關係，沒關係。」我微笑着說。

「您一定很着急，杜爾瑪怎麼不声不响地會到哪裏去了，我可也因為丟了您的電話號碼很着急呢……」說着，聲音又斷了。「又有事了，好吧，再見。」那人說罷，就掛上了電話。

我依然握着耳机，看一看那兩位，他們正張着嘴，微笑地看我。

「好啦，快些準備起來吧！」說着我放下了耳机。我的肺像被包紮了起來似的，从早到現在沒有流通过空氣，這時候我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那麼杜爾瑪會來的吧？」我弟弟興奮地問。

「怎麼會不來呢，又不是乘牛車去的。」我談諧地微笑着說。

「難道你看見過急救的醫生有乘牛車走的嗎？」我弟弟把我給問住了；他微笑着，他的愛人更是格格地笑了起來。

但是我沒有笑。我回憶起許多年前發生過的一樁事來。好像正是那時候那隻溫暖、小巧、柔軟、潔白的手撫摸着我的前額一般，我的心激動了，向他們兩人注視了好大一會，幾乎是用耳語的聲音低低地說：「可真有過乘着牛車出診的急救醫生呢！」

二

靠着不足的食物和單薄的衣服想要渡過嚴冬，可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們終於很容易地渡了過來，到了可愛的春季。

嫩芽的滋長，新鮮的青草的芬芳，溫柔的微微的春風，開始發綠的森林，作客來的候鳥，這些都報告着嚴寒的冬天已經過去，茂盛的夏季已離我們不遠。

但是我們的學校裏發生了疾病，遭遇到十分嚴重的災害。這是一九二七年的春季，